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系列丛书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三十五

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史

杨宏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东南亚与华侨华人研究系列之三十五

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史

杨宏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史/杨宏云著.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6. 11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ISBN 978-7-5615-6347-2

I. ①印… II. ①杨… III. ①华侨-历史-印度尼西亚②华人-历史-印度尼西亚
IV. ①D634.3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4142 号

出 版 人 蒋东明
责任编辑 薛鹏志 章木良
美术编辑 张雨秋
责任印制 朱 楷

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政编码 361008
总 编 办 0592-2182177 0592-2181406(传真)
营销中心 0592-2184458 0592-2181365
网 址 <http://www.xmupress.com>
邮 箱 xmupress@126.com
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

开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350 千字
印数 1~1 500 册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6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信二维码



厦门大学出版社
微博二维码

基金项目

本书获中国侨联2013—2015年度课题基金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13BZQK218)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庄国土

副主编:王 勤 聂德宁(常务)

委 员:王 勤 庄国土 李一平 沈红芳

吴崇伯 陈福郎 林 梅 侯真平

聂德宁 蒋细定 廖大珂

内容提要

东南亚的华人从来不是一致的。一定程度上,他们都是按照方言、阶级、职业、地域、环境,甚至少量的宗教因素分化并立的。不仅各国华人差异明显,而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域的华人群体也各具特征。其中,以印尼华侨华人最为典型。

印尼作为一个群岛之国,地理破碎、交通不便导致这个群岛之国素有地区主义的传统。生活在印尼的华侨华人,作为各岛屿、各地区众多族群的一部分,同样也存在着地区差异。这种现象既源自群岛地理破碎产生的交通与交流障碍,也与华侨华人面对迥异的历史传统、宗教与族群文化、地理环境,以及不同的区域华社影响等有关,从而导致他们按地域而存在着相似性与相异性。

印尼棉兰旧称日里,因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在 19 世纪中期之前,就已有华侨华人活动的痕迹,这可从考古证明。自 19 世纪中期日里烟草种植园大规模兴起后,以华工为主体的华人移民掀起进入苏门答腊岛的高潮,并带动华商的陆续移民和再移民进入。而适应殖民种植经济发展、华人移民人口扩展需要的棉兰,在原属日里地区的基础上,依托自身地理优势,崛起成为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自此,华侨华人在苏门答腊岛的历史开始了进入新的一页。

作为苏东省,后改为苏北省首府的棉兰,得益于四面八方华侨华人的移民和再移民,辅以与新加坡、吉隆坡一带华社的联系紧密,更能感受到与祖籍国的各种联系。因而,以新客移民为主体构成的棉兰华侨华人,在立足于殖民地,与印尼人民一道建设国家的同时,始终同中国在政治、文化方面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直到苏哈托上台后,经历更为残酷政治冲击的棉兰华侨华人,逐渐中断了与中国的情结,全面转向印尼国家认同。但受困于苏哈托的利用和限制华人政策,棉兰华人在努力壮大经济实力的同时,政治权益却

始终未能得到彰显。压制、底层抗争,适应与融合,是苏哈托时期棉兰华人的写照。历经苏哈托下台时“5·30”事件冲击的印尼棉兰华人,对自身在印尼的命运和未来也陷入苦苦思索。融合发展、承续华族文化、彰显公民权益,已成为民主化转型以来印尼华人的共识。而这在解禁恢复后的棉兰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上得以充分显现。由此,通过对新时期棉兰华人社团与社团领袖的深度考察,亦可为透视华社未来发展态势提供重要参考。

循此,本书将以时间为纵线,以重点事件横向铺陈,全面而又有侧重地描述了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发展变迁的百多年历史。由此说明,棉兰华侨华人,他们虽是印尼华人的一部分,但受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所处马达族、马来族、印度族等多元族群文化影响,以及与周边华社如泰国南部的合艾、马来西亚槟城以及新加坡等地的频繁互动,使棉兰华侨华人拥有了区别于印尼雅加达、泗水等地华侨华人的独特性。因而,深入了解印尼棉兰华侨华人发展的独特历史,将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印尼华人的特殊性与多样性,完整而真实地呈现华侨华人在印尼发展面貌,从而为制定切实可行的印尼华侨华人政策与方针,服务于印尼华人实际需要提供参考。同时,它亦是全面复兴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各港口华人移民伟大创举,助益中国“一带一路”伟大战略建设的必要之举。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日里种植园时代的华工移民与棉兰开埠	3
第一节 日里种植园开辟与华工移民	3
一、日里种植园的兴起与棉兰城的初步显现	3
二、日里地区华侨华人早期移居情况	8
三、日里种植园经济的全面兴起与华工大规模移民	11
第二节 张榕轩、张耀轩兄弟与棉兰华侨华人社会	21
一、张氏兄弟在棉兰的发展	21
二、棉兰城市华侨华人数量变化与经济地域分化	29
三、棉兰的华侨华人社会组织与教育	35
第二章 二战前后棉兰华侨华人的抗日与反殖民斗争	43
第一节 华侨民族主义与棉兰的华侨华人社会	43
一、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棉兰华侨华人社会	43
二、中国革命与印尼棉兰的华侨民族主义勃兴	58
第二节 棉兰华侨华人的抗日、反殖民斗争与中国南行	
文化人的活动	66
一、棉兰华侨华人的抗日斗争	66
二、中国南行文化人在棉兰的抗日活动	72
第三节 二战结束后的棉兰华侨华人社会与爱国民主运动	78
一、二战结束后棉兰华侨华人的爱国民主活动	78
二、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斗争波澜	84
三、中国南行进步文化人士被驱逐	87
四、二战结束后棉兰华侨华人的抗荷反殖民斗争	90

第三章 苏加诺完全领导时期(1949—1965年)棉兰华侨华人

政治认同与社会生活	98
第一节 中国政治认同下棉兰华侨华人的分裂	98
一、中国政治认同下分裂的棉兰华侨华人社会	98
二、政治张扬的棉兰华侨华人文娱团体	103
三、面向中国政治的时代缩影——印尼棉兰华侨中学	107
第二节 印尼政治动荡中的棉兰华侨华人	115
一、苏加诺时期印尼的华侨华人政策	115
二、矛盾政策下的棉兰华侨华人命运	119
三、“何处是故土”——棉兰华侨华人的“归国潮”	128

第四章 苏哈托统治时期的华侨华人政策与棉兰

华侨华人的坎坷前行	137
第一节 苏哈托统治前期棉兰华侨华人的冲击与调适	137
一、苏哈托统治前期印尼的华侨华人政策	137
二、棉兰华侨华人的冲击与调适	141
三、苏哈托时代棉兰华侨华人的境遇 ——以亚齐迫迁棉兰的华人记述考察	150
第二节 苏哈托统治后期棉兰华人的转型与发展	156
一、棉兰的华人转型——以典型性人物为例的田野调查	156
二、印尼华侨华人政策调整与华社发展 ——以棉兰华人社团为例的分析	164

第五章 民主化改革以来印尼棉兰的华人与华人社会

第一节 印尼华人政策的变化与棉兰华人社会	175
一、民主化改革以来印尼的华人政策	175
二、棉兰华社的发展、承续与新生	179
三、棉兰华人对中国的重新认识与感受	192
第二节 当代棉兰华社的新变化与新态势	195
一、当代棉兰华社的新变化——基于社团功能转变的分析	195
二、当代棉兰华人的新态势——来自田野调查的观察	203

结 语	214
附录一 印尼苏北华人聚居市镇名称中印尼文对照表	222
附录二 苏北棉华中学校友会章程	224
附录三 苏北棉兰王氏慈善基金互助理事会章程	227
附录四 旅苏瀛洲同乡会工作章程	231
附录五 印尼苏北省棉兰市江夏堂黄氏宗亲慈善基金会章程	233
附录六 苏北国民教育基金会章程	237
附录七 印尼棉兰夕阳红剧艺社章程	254
附录八 印华百家姓协会章程	256
参考文献	271
后 记	281

图表目次

图 1-1	双沟逝佛烟园管理示意图	18
表 1-1	棉兰种植园劳工族群比例构成表	14
表 1-2	苏岛人口分布表(附中国侨民数)	31
表 2-1	苏门答腊东岸华工人数统计表	44
表 2-2	苏门答腊东岸省华人数量及籍贯统计表	45
表 2-3	苏岛中华商会联合会辖各商埠商店统计表	49

导 言

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简称苏北省,西临太平洋,东濒马六甲海峡与马来西亚槟城相望,北接亚齐(Ache)省,南与西苏门答腊省相邻,人口1100多万,是一个以回教为主、拥有大量基督教徒、民族混居交杂的省份。棉兰为苏北省省会,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北面,勿拉湾(Belwan,又译作不老湾)河与白株河(Bertjoet,或布帝河)之间。港口则在勿拉湾河口,距离棉兰市20余公里,与马来半岛的槟榔屿互为屏障,为一极佳之良港。

作为省会城市的棉兰^①,是苏门答腊岛第一大城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三大城市(第一是雅加达,第二是泗水),人口220多万。主要由华族、马达族、马来由族(即为马来族)、米南加保族、爪哇族、阿拉伯族、印度族等民族构成,华人约占20%的比例,估计有40万~50万人口,大多数从事工商贸易业,市内80%的商店为华人所有^②。棉兰既是华人汇聚群居的地方,也是印尼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旅游、工农渔业和贸易中心。今天的棉兰发展是与华人在此地经营分不开的。

棉兰,印尼文和英文词汇相同,表达为Medan。因福建闽南人将“d”发音为“l”,所以汉语翻译采用了闽南音译,即为“棉兰”之意。在印尼语中,

① 棉兰作为苏北省首府,过去属日里地区的一个小村镇,其发展崛起于19世纪末,得益于种植园发展和华人移居,故棉兰城市的华人历史比较短。由于今天棉兰作为苏门答腊岛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苏北省份华人活动的中心,且所辖地区华人的历史更为久远,华人又具有地区流动性强的特点,故行文中论述棉兰华侨华人时,并不仅限于棉兰城市的华人,是以棉兰华侨华人为主体,包括苏北省其它各县市华侨华人围绕棉兰为中心的活动。因而,文中论述棉兰华侨华人时,也会涉及苏北省各县市华侨华人活动情况,甚至苏北省管辖以外的亚齐地区等华侨华人也包括在内。

② 该数据是2008年2—4月份采访时华人共同的说法,当时印尼一直没有进行人口统计。

Medan 的意思解释有几种说法:《印尼语汉语大辞典》中译为“场地、平原”之意;另有形容为富饶的土地之意;还有一个富有争议的解释,即印尼语中因 Medan Perang 是指战场的意思,所以印尼文教育中说棉兰历史上是一个“残酷”“充满暴力”和“诉诸武力”的地方。据印尼史学家 Lukman Sinar 考证,棉兰的含义乃“万物聚集之地”。这应该是准确的解释。

棉兰旧属荷兰殖民统治的日里地区(印尼文为 Deli,今天的日里仅为一个县,位于棉兰市区约 30 分钟车程距离的巴甘镇附近),曾经是日里回教王国的一部分。过去的棉兰盛产烟叶,有着广袤的烟草种植园地。棉兰所产烟叶是世界优良的烟叶品种,也是当时荷兰生产雪茄的原料主要供给者。现在这里则是一望无际的橡胶和棕榈种植园,但过去荷兰时代的影子依稀仍存。棉兰开埠于 1590 年,至今已有 400 余年。历史上“一个土耳其商船队 Sidi Ali Celebi 在 *Al Muhit* (1554 年写的)一书中提到,这儿有 Aru 和 Medina,就是现在变成港口的棉兰城”。^① 到 1590 年,棉兰历史上称为罕巴兰·比叻王(Datuk Hamparan Perak)和苏加·比玲王(Datuk Suka Piring)的曾祖父 Guru Patimpus 确立王朝后^②,在日里河与巴布拉河交汇处逐步建立了 Medan Putri 村,这就是现在棉兰大都市之雏形。棉兰在其发展过程中曾赢得各种美称:文化城、学生城、苏岛巴黎。^③

今天的棉兰市设有 21 个区和 151 个分区,面积 265.1 平方公里,被称为印度尼西亚的北大门;勿拉湾港是目前印尼的优良深水港之一,隔着马六甲与马来西亚的槟城相望。港口附近是全国最大的种植园区,所种植的经济作物,例如橡胶、棕榈油、可可、烟草,都经由勿拉湾输出,土产出口冠居全国。进出口船舶吨居印尼第四,仅次于雅加达、巨港和泗水,来自亚齐省的出口产品通常也都经过勿拉湾港口。由此可以看出,棉兰的经济主要依托于港口和农产品出口,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夹缝之中艰难成长。

① Tengku Luckman Sinar, SH, *The History of Medan in the Olden Time*, Percetakan Perwira Medan, Eighth Edition, 2005, p. 7.

② 黄健大:《棉兰逸事》,印尼苏北华侨华人历史会社编:《印尼苏北华侨华人沧桑岁月》(上下册),2015 年,第 79~82 页。

③ 刘结平:《棉华中学 60 周年(1945—2005)纪念刊》,2005 年,第 28 页。

第一章

日里种植园时代的华工移民与棉兰开埠

第一节 日里种植园开辟与华工移民

一、日里种植园的兴起与棉兰城的初步显现

日里(Deli)名称盛行于 16 世纪,地理主要涵盖日里河流域。日里河旧称伯达尼河,是日里一带的交通动脉。除日里河外,流经棉兰日里平原的大小河流还有勿拉湾河、巴布拉河、昔梨冷河、布帝河、史甘滨河、瓜拉纳穆河等。^① 日里地区的发展是和当时统治日里的胡鲁王朝(Haru Kingdom)息息相关的。但这个地区从来都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土著王朝来主导它,反之却是几个封建王朝的争权夺利而陷入不断冲突。^② 在荷兰殖民者势力真正进入日里之前,当时的日里苏丹所要面对的敌人主要来自北方亚齐军队的入侵和骚扰,以及内部王权的争夺。直到 1612 年,来自亚齐的伊斯干达苏丹将旧日里(棉兰市南区)建都的阿鲁王朝征服后,随即建立了日里苏丹王朝,并委任科查·巴拉湾(Gocah Pahlawan,又译作“不老湾”)为首位日里苏丹执政,其统治领域涵盖了苏北省的各县区。日里苏丹尊称为 Sri

① 刘结平:《日里区与日里河》,未刊稿。

② Christopher Airriess, *Port-Center Transport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North Sumatra, Indonesia*, Vol. 59, 1995, p. 68.

Paduka Tuanku Sulta,^①后续沿袭王位至今。

16—17 世纪,因早期欧洲人的渗透,亚洲远距离贸易更富有竞争性。由此,苏门答腊岛东北部一带港口商业活动也逐渐开始活跃起来。1641 年 6 月,当 Arent Patter 率领一艘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船,载着一些奴隶在日里河畔停靠上岸准备推进贸易时^②,发现日里苏丹仍处在亚齐人的控制范围下。面对荷兰人的突然出现和提出的通商要求,当时“亚齐苏丹还曾派人送了一封信给当时驻守日里的政府军 A. Van Dismen,并提请允许荷兰在日里和 Besitang 两地进行贸易。”^③由此说明,这时候的亚齐也已经开始接受荷属东印度公司的领导。自此,荷兰人开始涉足日里地区一带,亚齐人控制之下的日里苏丹遂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维持着稳定的贸易关系。到 1661 年,为摆脱亚齐人的控制,日里苏丹私下派人前往巴达维亚请求荷兰殖民者支持。在获得保证后,日里苏丹于“1669 年自行宣布摆脱亚齐的控制,接受荷兰女王的统治。”^④这种试图借助外来势力挣脱或抵御亚齐人控制的意图,不仅导致了日里苏丹王国重新陷入荷兰人的控制之中,也致使日里苏丹王朝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分裂为多个势力范围,陷入了内战泥潭。当然,这也使日里苏丹地区并没有全部接受荷兰的统治。

17—18 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逐步统治印尼。但因荷兰殖民者力量有限,只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征服摩鹿加、望加锡、爪哇等地区,对苏门答

① 历代日里苏丹为: Tuanku Panglima Gocah Pahlawan (1632—1669); Tuanku Panglima Parunggit (1669—1698); Tuanku Panglima Padrap (1698—1782); Tuanku Panglima Pasutan (1728—1761); Tuanku Panglima Gandar Wahid (1761—1805); Sultan Amaludin Mangendar (1805—1850); Sultan Usman Perasa Alamshah (1850—1858); Sultan Mahmud Al Rasyid (1858—1873); Sultan Ma' Moen Al Rasyid (1873—1924); Sultan Amaluddin Alsani Perkasa Alamsyah (1924—1945); Sultan Usman Alsani Perkasa Alamsyah (1945—1967); Sultan Azmy Perkasa Alam Alhaj (1967—1998); Sultan Oheman Mahmud Perkasa Alam (5 Mei 1998—21 Juli 2005); Sultan Mahmud Lamanjiji Perkasa Alam (22 Juli 2005 至今),以上根据棉兰刘结平先生提供资料整理。

② Tengku Luckman Sinar, SH, *The History of Medan in the Olden Time*, Percetakan Perwira Medan, Eighth Edition, 2005, p. 24.

③ Tengku Luckman Sinar, SH, *The History of Medan in the Olden Time*, Percetakan Perwira Medan, Eighth Edition, 2005, p. 24.

④ Tengku Luckman Sinar, SH, *The History of Medan in the Olden Time*, Percetakan Perwira Medan, Eighth Edition, 2005, p. 25.

腊、婆罗洲及其他零散的外岛控制则暂时搁置。^①“他们的精力集中在爪哇和处在荷兰‘文化体系’下的热带产品出口贸易中,很少有盈余资本维持它的所谓文化体系,也很少有派驻军队和花销行政管理费用意图达到殖民控制的动机。”^②故外岛的发展和控制在一直落后于爪哇岛。根据英国人约翰·安德森写的《到苏门答腊东岸的使团》(*Missing to the East Sumatra*)一书记载,他们^③于1823年访问棉兰时,棉兰只不过是只有大约200名村民的小村。显而易见,当时的棉兰仍未获得发展的契机。“虽然1823年英国与荷兰签订了《伦敦条约》,确认苏门答腊岛归属荷兰的势力范围内。”^④但直到1833年,巴达维亚的荷印殖民政府仍未发出对外声称统领各地区王国的宣言和通知。这不仅影响着对土著苏丹的主权控制,也对与英国为主的国际联系和谈判受到限制。尤其是在东印度群岛存在英、荷交错控制殖民地的形势下,荷兰东印度统一事业也不易完成。^⑤“虽然荷兰殖民者意识到苏门答腊岛有着重要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然而,直到19世纪中期,他们仍限于占领苏门答腊岛沿岸的几个定居点而没有继续深入。这是因为如果继续扩张的话,需要花费荷兰殖民者大笔的金钱,需要大量的荷兰殖民者国内人员来管理该地区。由于人员不足,他们现在的人力和金钱更多地需要来管理爪哇岛。”^⑥因而,棉兰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也受到严重制约。

一直到1865年,荷兰远征军进入日里地区,与苏门答腊岛东岸的日里苏丹、Langkat 苏丹、Serdang 苏丹、Kualuh 苏丹、亚沙汗苏丹(Asahan)、Siak 苏丹签订了“政治协议”,宣告荷兰对这几个地区的完全控制,外岛的发展和建设才逐步提上日程。当然,“这个‘政治协议’的内容后来也被荷兰人逐渐增加,以便利荷兰人逐步控制棉兰一带。随着殖民势力的深入和强

①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② Christopher Airriess, *Port-Center Transport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North Sumatra, Indonesia*, Vol. 59, 1995, p. 68.

③ 这个使团是当时英国驻槟榔屿的官员,现为马来西亚槟城的殖民政府官员。

④ Christopher Airriess, *Port-Center Transport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North Sumatra, Indonesia*, Vol. 59, 1995, p. 1.

⑤ 刘焕然:《荷属东印度概览》之《外岛重要市镇及名胜》,新加坡南洋报社,1930年,第1页。

⑥ Thee Kian Wee, *Plantation Agriculture and Export Growth: An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 Sumatra, 1863—1942*,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69, p. 1.

大,苏丹的权力范围也不断受到压缩,甚至苏丹死后,他的继任者也需要荷兰人的认可”。^①同时,荷兰人对外岛,主要是苏门答腊岛的殖民事业开始投入关注。但据荷兰人葛尔美(Cremer)在他的书中(Delische Schetsen)写到,一直到雅各布·尼亚胡斯(Jacob Nienhuys)的荷兰人于1869年搬迁到棉兰时,当时的棉兰仍只是一个防御亚齐入侵的大要塞,基本的公共建设还没有。很明显,棉兰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在当时仍无起色。

根据1872年的苏门答腊新约(即“Sumatra Tractaat”)约定,荷兰以几内亚让渡于英国,英国则放弃苏门答腊岛的控制要求。由此,荷印殖民政府才在真正意义上完全正式地拥有了统领苏门答腊岛的权力。在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殖民政府开始为政权确立的征伐也随之展开。^②但荷兰在这一地区的殖民进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为抗击荷兰殖民者的侵略,苏门答腊岛北部民众,主要由马达人和马来人组成的军队在1872—1895年期间,针对荷兰殖民者的侵略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他们在抗击荷兰殖民侵略的战争长达23年,史称为“颂牙战争”(the Sunggal War)或“马达之战”。它是印尼人抗击荷兰殖民战争的杰出事例,同时也有许多华人投入这场战争,是早期华人支持印尼反殖民斗争的重要实例。由于遭遇不间断、强烈的抵抗,荷兰殖民者对外岛的征服,直到1907年才正式完成。^③

一方面,荷兰殖民统治者不断地征伐,另一方面对外岛的开发也逐步提上日程。1863年,荷兰人雅各布·尼亚胡斯和埃利奥特(Elliot)得到日里苏丹的形式允许,获准租借靠近老武汉(Labuhan,或Lawhan)的土地种植烟草。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是烟草种植的市场还是十分乐观的。因为“这种烟叶,叶薄而味醇,可作为雪茄烟的外包烟叶,积成百叶,重量不过一磅,足够五百支以上的包卷。荷兰烟叶专家经过试验以后,认为质量良好,有利可图”。^④因烟草质量上乘,利润丰厚,促使欧洲商人趋之若鹜。荷兰、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也开始在这里投资,开辟烟草种植园。除尼亚胡斯于

① Tengku Luckman Sinar, SH, *The History of Medan in the Olden Time*, Percetakan Perwira Medan, Eighth Edition, 2005, p. 35.

② 刘焕然:《荷属东印度概览》之《外岛重要市镇及名胜》,新加坡南洋报社,1930年,第1页。

③ 李学民、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古代至1949年)》,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④ 温广益、蔡仁龙等:《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217页。